

A CHRISTMAS CAROL



狄更斯的圣诞故事

圣诞颂歌

[英] 查尔斯·狄更斯 著
刘凯芳 译

A
CHRISTMAS
CAROL



狄更斯的圣诞故事

圣诞颂歌

[英] 查尔斯·狄更斯 著
刘凯芳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狄更斯的圣诞故事: 中英双语版: 全5册/ (英) 狄更斯著; 刘凯芳等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ISBN 978-7-02-011115-2

I. ①狄… II. ①狄…②刘…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②小说集—英国—近代 IV. ①H319. 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12095 号

责任编辑 翟 灿 陈 黎 张海香 马 博
装帧设计 陶 雷
责任印制 史 帅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029 千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 56.875 插页 15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15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115-2
定 价 198.00 元(全五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目 录

第一节

马利的鬼魂

1

第二节

第一个精灵

42

第三节

第二个精灵

81

第四节

最后一位精灵

130

第五节

结尾

163

181

STAVE ONE
MARLEY'S
GHOST

215

STAVE TWO
THE FIRST
OF THE THREE
SPIRITS

247

STAVE TERE
THE SECOND
OF THE THREE
SPIRITS

289

STAVE FOUR
THE LAST
OF THE
SPIRITS

315

STAVE FIVE
THE END
OF IT

第一节

马利的鬼魂

首先要说的是，马利不在人世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在他下葬时签字登记的有牧师、教堂执事、丧事承办人和职业送葬人。斯克鲁奇也签了字。在交易所里，无论斯克鲁奇想要干什么事情，他这个名字总是有人买账的。老马利就像门上钉的大头钉那样死得实实的^①。

听着！我并不是说，就我所知，门上的大头钉有什么

^① 英语中 dead as a doornail 意为“确实无疑地死掉了”。

特别死的地方。我倒是觉得，在铁作行业当中，跟死最为接近的还是棺材钉。不过我们的祖先用这个比喻自有道理，我去妄加评论，未免有失恭敬，那样一来我们这个国家不就完蛋了？因此，请诸位还是容我再说一遍，马利就像门上钉的大头钉那样死得实实的。

斯克鲁奇知不知道他死了呢？他当然知道。他怎么会不知道呢？斯克鲁奇同他合伙不知有多少个年头了。斯克鲁奇是马利指定的唯一的遗嘱执行人，是他唯一的遗产管理人，是他唯一的受让人，是他唯一的余产承受人，是他唯一的朋友，是唯一送他下葬的人。斯克鲁奇是个精明的生意人，他并没有为这件伤心事悲痛得忘乎所以，就在朋友下葬的那天，他还狠狠砍了价，为葬礼省下一笔钱。

提到马利的葬礼，又使我回到开头说的事。马利死了，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这一点必须交代清楚，要不然，我要讲的故事也就没有什么稀奇的了。假使我们对哈姆雷

特的父亲在全剧开始之前就不在人世这一点还心存疑惑，那么，他夜里在自己的城堡上现形，在东风中漫步，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那就同某个中年绅士心血来潮，在夜间跑到某个风飕飕的地方，比如说圣保罗大教堂的墓地，只是为了吓一吓他那个胆小的儿子一样，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斯克鲁奇一直没有把老马利的名字涂掉。多年以来，库房上方依然还是那几个字：斯克鲁奇与马利。商行的名字就叫“斯克鲁奇与马利”。新干他这一行的人有时候叫他斯克鲁奇，有时候叫他马利，对这两个名字，他一概回应。这对他来说是一码事。

噢！斯克鲁奇，这可是个一毛不拔的家伙啊！这个贪得无厌的老恶棍，敲骨吸髓，巧取豪夺，搜刮成性。像一块又尖又硬的打火石，但没有钢刀能在它上面打出慷慨的火花来；他就像牡蛎一样行事诡秘，沉默寡言，独来独往。内心的冷酷使他的老脸冷若冰霜，鼻尖塌了，面颊皱巴巴

的，走起路来又直又僵；他双眼发红，薄嘴唇发青；说起话来精于算计，声音刺耳难听。他的头发、眉毛和毛茸茸的下巴上全蒙了一层白霜。他无论走到哪里，身上都会发出一阵寒气来，在大热天也使办公室冰冷冰冷，到了圣诞节，也丝毫没有暖和一点儿。

外界的冷热对斯克鲁奇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天气再热，也不会使他热乎起来，冬天到了，他也不觉得冷。没有哪阵风比他更加尖厉，没有哪场雪比他更加固执，没有哪场豪雨比他更加不近人情。坏天气对他简直毫无办法。最大的雨、雪、冰雹和霰子只有在一个方面算是可以胜过他，那就是它们常痛痛快快地“付出来”，而斯克鲁奇从来不会这样。

从来没有哪个人当街拦住他，眉开眼笑地招呼他说：“你好啊，亲爱的斯克鲁奇，什么时候来我家玩啊？”没有哪个乞丐求他施舍一个子儿，没有哪个小孩儿向他打听时间，斯克鲁奇这么大岁数了，从来没有哪个男人或女子向他问过路。

就连盲人的狗仿佛都认识他；那些狗一看见他走近，就会拉着主人躲进门廊，走到院子里，摇着尾巴，仿佛是在说：“见不到光明的主人啊，没有眼睛总比刻毒的眼睛强！”

不过，斯克鲁奇又有什么可在乎的呢？他就是喜欢这样。侧着身子躲开熙熙攘攘的人生之路，把人世间所有的同情心赶得远远的，熟悉的人都知道，这正是斯克鲁奇求之不得的开心事。

话说从前有一天——恰恰是一年当中的圣诞节前夕——老斯克鲁奇坐在他的账房里忙着。天气寒冷刺骨，再加上雾气弥漫，他可以听见外头院子里的人哈着气走来走去，一面用手拍着胸脯，在铺石板的路上跺脚取暖。伦敦城^①里的钟刚刚敲了三点，但是天已经很黑了——这一天一直暗暗的——邻近办公室的窗户里烛光闪烁，就像是给这仿佛触摸得到的棕色空气涂抹上一点红晕。雾气从每

① 指伦敦旧城，一向是商业和金融中心。

个缝隙和钥匙孔里钻进来，外面的雾气浓得要命，尽管院子狭得不能再狭，对面的房子还是一片朦胧。看到昏暗的云低垂下来，遮盖住了所有的一切，你很可能想到大自然就在一边酝酿着一场气候的巨变。

斯克鲁奇账房的门开着，这样他就可以时刻监视那个办事员，办事员在外面他房间里抄写信件，那个房间又小又暗，简直就像个柜子。斯克鲁奇账房里生了很小的炉火，办事员房间里的炉火就更小，看起来简直就像只有一块煤。他没法多加煤，因为斯克鲁奇把煤箱放在自己房里，要是办事员拿着煤铲进来，东家肯定会叫他另谋高就。正因如此，办事员便围上了白羊毛围巾，并且还想靠烛光暖和暖和，这个人一向没有多少点子，他那样做自然没有什么用处。

“舅舅，圣诞快乐呀！上帝保佑您！”有人兴高采烈地叫他。说这话的是斯克鲁奇的外甥，他动作够快的，话音刚落，人已经站在他面前了。

“呸！”斯克鲁奇说，“胡扯淡！”

斯克鲁奇这个外甥，是在大雾中冒着严寒快步赶来的，只见他浑身暖烘烘的直冒热气，他的面孔红彤彤的，很是英俊；他双眼闪闪发亮，嘴里往外呵着白气。

“舅舅，圣诞节是胡扯淡？”斯克鲁奇的外甥说，“我有数，您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斯克鲁奇说，“圣诞快乐！你有什么权利好快乐？有什么理由好快乐？你够穷的了。”

“哎，哎，”外甥兴致勃勃地说，“您有什么权利闷闷不乐？有什么理由垂头丧气？您够有钱的了。”

斯克鲁奇一时想不出更好的回答来，便又“呸！”了一声，接着又加了声“胡扯淡！”

“别生气呀，舅舅！”外甥说。

“我怎么能够不生气？”他舅舅回答，“这个世界上全是些傻瓜。圣诞快乐！去他的圣诞快乐！圣诞节是什么呀？

一到圣诞节，你没钱但还得付账，一到圣诞节，你又老了一岁，却一个子儿也没有多进账，一到圣诞节，你一结账却发现十二个月里每一笔账都赚不到什么钱，不是吗？要是依我的主意，”斯克鲁奇怒气冲冲地说，“那些四处乱跑嚷嚷‘圣诞快乐’的蠢材，个个都该放到自己的布丁里一块儿去煮一煮，再用一根冬青树枝插在它们心门口，埋到土里去。就该这样。”

“舅舅！”外甥恳求说。

“外甥！”舅舅板着面孔回答说，“你照你的样子过圣诞节，我照我的样子过节。”

“过节！”斯克鲁奇的外甥跟着说，“可是您不过节呀。”

“那么，你就随我不过节吧。”斯克鲁奇说，“祝你过节大有收获！你一向获益匪浅的吧。”

“我敢说，有许多事情我或许是可以从其中获益的，但是我并没有得到好处，”外甥回答，“圣诞节也是其中之一。”

但是，撇开与圣诞节有关的其他东西不算，单就它的名字和起源也会使人肃然起敬呀。每当圣诞节来临时，我都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日子；是个充满爱心和宽恕，与人为善的快乐的日期；就我所知，在长长的一年中，只有这个时候，男男女女仿佛都会不约而同地自由敞开心扉，再也不将地位比自己低下的人看成是走在另一条道上的异类，而把他们看成是和自己一起走向坟墓的同伴儿。因此，舅舅，虽然圣诞节从来没有让我的口袋里多上一丝一毫的金银，我还是相信它已经使我获益匪浅，而且还会使我继续获益；我要说，愿上帝保佑它！”

“柜子”里的办事员不由自主地喝了声彩。不过他立刻就意识到这样做很不妥当，于是他去拨了拨火，把最后残存的一个火星弄熄了。

“你要是再出一点儿声音的话，”斯克鲁奇说，“那你就卷铺盖去过你的圣诞节吧。你呢，先生，很会讲话呀，”他

又接着对外甥说，“真奇怪，你干吗没有去当议员呢？”

“别生气呀，舅舅，这样，明天到我那儿吃饭吧。”

斯克鲁奇说他还不如……对，他确实是这样想的。他把整句话说了出来，那就是与其去他家，他还不如先去见鬼呢。

“这是干吗呢？”斯克鲁奇的外甥嚷道，“干吗呀？”

“你干吗成家呢？”斯克鲁奇说。

“这是因为我恋爱了呀。”

“因为你恋爱了！”斯克鲁奇恶声恶气地说，仿佛这世界上就这一件事情比圣诞快乐更加荒唐了，“你走吧！”

“不，舅舅，可是我成家之前，您也从没有来看过我呀。干吗现在以此为借口，不上我家门来呢？”

“你走吧。”斯克鲁奇说。

“我并不想要您什么东西。我对您没有什么要求；我们怎么就不能好好相处呢？”

“你走吧。”

“您这么不肯通融，我心里真的很难过。您同我争吵，从来都不是我挑起的。我只是为了庆贺圣诞节才来试一试的，我还是要把过节的心情保持到底。因此，舅舅，祝您圣诞快乐！”

“去吧！”斯克鲁奇说。

“还向您恭贺新年！”

“去吧！”斯克鲁奇说。

尽管如此，外甥还是心平气和地走了出去。他在外边的门口向办事员祝贺圣诞，办事员尽管身上冷，但却比斯克鲁奇热情得多；他也满面笑容地祝对方圣诞快乐。

“办事员这个家伙，”斯克鲁奇听到他们的对话，低声咕哝说，“一个礼拜才挣十五个先令，老婆孩子一大堆，还说什么圣诞快乐。真叫我快要发疯了。”

那个疯子让斯克鲁奇的外甥出去后，又放了另外两个

人进来。这是两位大块头绅士，相貌挺讨人喜欢。他们脱下帽子，站在斯克鲁奇的办公室里，手上拿着账本和文件，朝他鞠躬致意。

“这里是斯克鲁奇与马利商行吧，”其中一位绅士望着名册说，“请问怎么称呼您，是斯克鲁奇先生呢，还是马利先生？”

“马利先生已经去世七年了，”斯克鲁奇回答，“他就是七年前今天夜里去世的。”

“他想必乐善好施，您这位合伙人无疑也同他一模一样。”那位绅士边说边拿出证件交给他看。

确实如此，因为他们俩性子一模一样。斯克鲁奇一听到“乐善好施”这个晦气的字眼，便皱起眉头，摇了摇头，把证件还给对方。

“斯克鲁奇先生，在佳节将临之际，”那位绅士拿起笔说，“最有意义的，莫过于对眼下生活极其困难的分文不名的穷